

专题

墨彩璀璨 璞玉如琢

“指墨情怀——崔如琢书画新作展”将于8月11日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 “大写神州——崔如琢书画巡展”拉开序幕

崔如琢心语

要尽忠,对父母要尽孝,对子女要爱护。要做财富的主人,创造财富是价值,拥有财富是能力,享受财富是艺术。艺术心得 余总角立志,曾师郑诵先,李苦禅,更于故宫旧藏历代名家翰墨得益良多。旅居海外后,收藏渐丰,识见愈广。近能得黄宾虹、潘天寿为楷范,远常以青绿、八大、石涛为宗法。承传统而不拘泥,表法度而不食古。历半世纪跌宕生涯;所谓画家,目之所见,心之所思,情之所系,意之所动,心不唯笔墨章法、布局架构。眼界不到,修养不到,不足以言画。是以,画以心为境,画路即心路;画以思为界,想不到故画不到;画以情为盛,情未达则画无趣;画以意为先,意飞扬而后方有笔墨酣畅,挥洒恣意,痛快淋漓。余自以为,胸中蕴蓄天地之大美,笔自有变化之万千。毫笔之美,盖莫能胜矣。

题指墨

(一) 指近笔迹,平极生险。妙用一心,何问褒贬? (二) 同根指笔各生花,善借热风冷露。师古师心师造化,神州学海无涯。 (三) 漫道画师指墨奇,一指香馨水透真。更怜指梦苍莲子,呆立忘情不肯悔。

四主人观

要做精神的主人,有自己的精神领域,任何观念不盲从,做自己艺术的主人。 要做身体的主人,健康是人生最好的竞争,长寿是人生最大的竞争。 要做家庭的主人,对民族和国家

谈艺术

中国书画一定要讲传统,传统像人的基因一样。基因不能变,但营养是可以变的。中国的写意画,既要讲意境,也要讲笔墨。 崇高经典并不意味着摒弃现代,尚古而不拘泥于古。真正的艺术不能重复传统,不能重复别人,更不能重复自己。 谈收藏 我收藏的宗旨是为了学习和研究。收藏应更多关注其文化艺术的传承价值,而不是投资和投机行为。 谈生活 我不以清贫为乐,我会以清贵为乐,贵不仅是富有,贵是一种文化。 “静清庵”是我的一件作品,是我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建筑的一种情结。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联合主办的“指墨情怀——崔如琢书画新作展”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共展出崔如琢指墨新作60幅,其中包括山水46幅、花鸟10幅、书法4幅。 据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记载,指画创始于盛唐时期,到近现代,高其佩、潘天寿是继承和发展中国指画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崔如琢对指画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潜心研究,其指画山水以水墨为主,以色辅墨,浑然天成;其指画花鸟以不似之似,生机勃勃、意趣盎然。崔如琢在创作中追求诗意及意境的独辟,讲究笔情墨趣,并在虚实变化中创造中国画的意韵。他从“承传”中酝酿“个性”,以彩墨解析大自然的崇山峻岭、鸟语花香,为观者展示了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 据悉,“大写神州——崔如琢书画巡展”还将相继在青岛、上海、南京、杭州、深圳、武汉、西安、兰州、辽宁、香港、澳门、台湾及日本等地巡回展出。巡展将汇集崔如琢创作的书画作品216幅,其中历年创作的国画作品150幅、手卷6幅、指墨精品画52幅、书法16幅,还有近年来创作的50米长卷《丹枫白雪》,以及今年7月专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以荷花为主题的鸿篇巨制《荷风盛世》(17.8米×2.8米)等。



苍苍莽莽胸中有 142厘米×288厘米 2008年

名家评论

汲古出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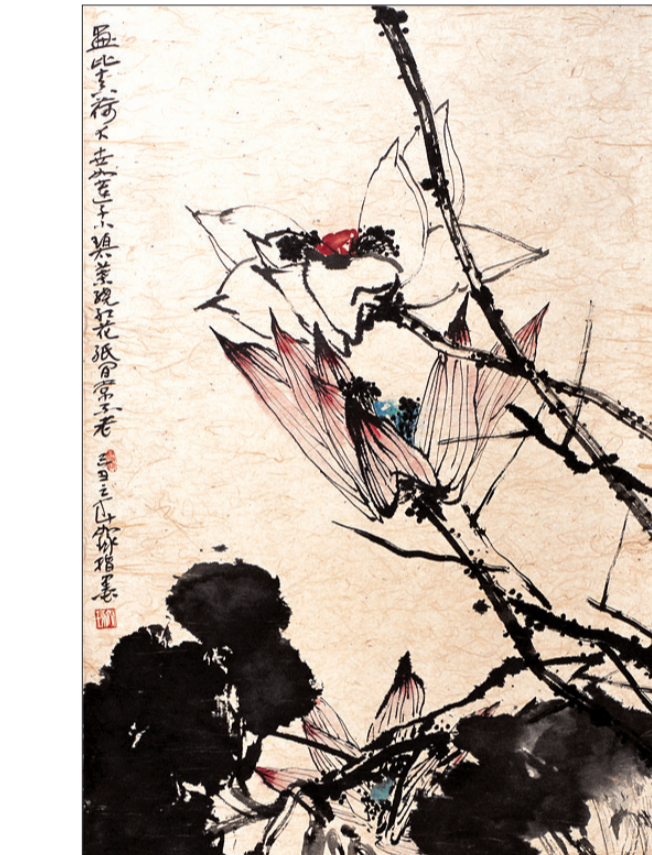
崔如琢是大写意国画大家,书风承袭碑派书家郑诵先,绘画则师从花鸟画大家李苦禅。崔先生善于从古名家家中汲取营养。他曾经潜心研究过董源、巨然,尤其喜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和王蒙,“清四僧”中的渐江与石涛以及近代画家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他极富收藏又精于鉴赏,这也成就了他的绘画,使得他能博采众长,他的艺术修养有了很深的积淀。 崔如琢已过花甲之年,但他的阅历却远远超过了这一年龄段中的许多画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离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去了美国,曾在纽约社科大学担任艺术系教授,也担任过纽约中国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在纽约华人的主流社会中非常有影响。 近年来,崔如琢绘画创作的题材更加广泛,尤其其大写意的花鸟画和山水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十分注重传统的笔墨意趣,强调中国画的意境。他的大写意荷花,有青绿、石涛的笔意,有李苦禅、潘天寿的精神,但风格上完全有他自己的面貌。他的山水画同样借鉴了古今中外许多大家的東西,却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新颖而不失法度。 假若把指画比做一个剧团,山水是须生,偶有大嗓小生与武生路子。讲火候、穿透力,声腔“亮堂”兼“挂味”;花鸟画便是青衣(水墨)与花衫(赋彩)。如琢君长于画荷,不拘于形,不流于形,见冰霜节操。他写幽断脱苦老造型,虎虎有英雄气,志远力坚,果敢刚毅。兀立山顶尖峭,回环云海海上。他的鸡鸭容平和,与人类亲近。雄鸡伟岸,母鸡温慈,小雏稚拙,其毛茸茸,眼神好奇似幼童。 ——柯文辉(学者、诗人、文艺评论家)

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崔如琢的大写意花鸟,出于潘、李而有所变化,已形成自己的面目和特点。当代有不少胆敢涂抹的画家,极少有真正把握大写意技巧与风格的画家。崔如琢的大写意出于传统,有很好的气息,雄健而不剑拔弩张,这很难得。“恶俗”是当代大写意花鸟与山水的通病,其根源在于不懂得笔墨、缺乏基本的笔墨修养。崔如琢重视传统,有很强的鉴赏力,懂得笔墨,在临摹上下过很大功夫。他用笔能方能拙,有一种辣味,不甜俗,没有熟练的习气,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郑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艺术评论家)

以色辅墨 浑然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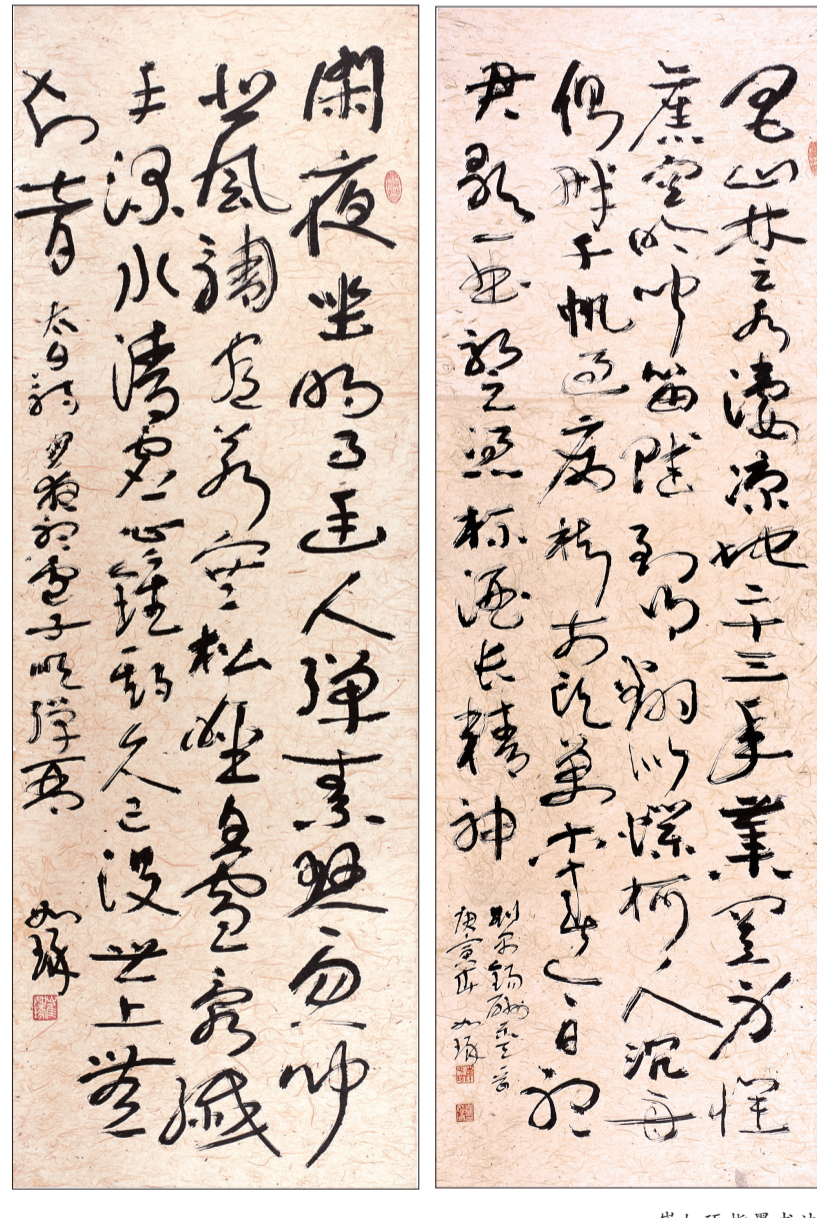
如琢的画属意笔,不囿于工整细节;以意写形,不在写真或细节;书法上属碑派传统,兼擅草书墨意入画。他的画重骨法用笔,这是他的画作之独特特征之一。如琢人其画璞玉无华,经传统文化之琢磨,已见璀璨之



画此真荷大 112厘米×120厘米 2008年

鸿蒙、玄想、自由

崔如琢山水画创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对雾凇云烟情有独钟。他静心于图样,从多角度、多侧面,以多种构思图式、多种情调氛围,多种诗思哲思,创作出大量的、成为系列的云雾山水画。 崔如琢山水画创作给我的第二个突出印象是:雪景山水。他爱画



崔如琢指墨书法



逆峰铸铁 远岭多娇 141厘米×289厘米 2008年

崔魁运腕千钧力 挥洒华章逼二高 ——读崔如琢指墨感言

辛冠洁

清明前三日,赴崔府拜观如琢指墨,持杖站立两小时,一口气精读佳作30余幅,神工鬼斧,气象万千,让我感奋不已。回到家立即致函感谢,略云幸读宝墨,大饱眼福,快哉快哉。偶得小诗两首,兹录其一,以博一笑。诗云:“山峦起伏林木苍,芙蓉貌秀尤娇娆。崔魁运腕千钧力,挥洒华章逼二高。”其中有两个断句在分寸掌握上有些拿不稳。因而,此信没有立即发出。两个断句一是“崔魁运腕千钧力”中的“崔魁”,很明显这是把如琢视为当今中国画坛的“班头”了,这种断定是否合适。二是“挥洒华章逼二高”中的“逼二高”,这是认定如琢的指墨已经直逼我心目中成就最高的清代指墨魁高其佩和高凤翰了,这种断定是否站得住脚。但经反复斟酌之后,终于决定将信送出。我觉得这两个断句定应该能够成立。首先,关于“崔魁”这一判断,我不过是在背书,此前5年,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美术评论家饶宗颐先生,已称如琢为画坛“英绝领袖”。当然背书亦应有根据,不可人云亦云。我称如琢为中国画坛魁首,是有具体根据的。 根据一:如琢的书画基础牢固,根深蒂固。他从小就跟着既喜欢音乐又喜欢画画的哥哥涂鹤,10岁以后就在学校有位得“小画家”称号。他很幸运有一位极好的邻居刘子实大夫。刘大夫在京城文人圈子里交游甚广,在如琢14岁那年,就介绍他拜著名的书画家、极富收藏的文物鉴赏家秦仲文先生为师。秦师给他上的第一课便是学国画先要懂画史,画论、鉴赏,还需精通人生,完善自我。接着教他画竹、画花鸟,半年后教他画山水,启迪开碑,循循善诱。从此,如琢眼界大展,豁然开朗。后来,刘大夫又介绍如琢拜白石老人的关门弟子李苦禅先生为师,成为苦老得意门生。同时他拜章草大家郑诵先先生为师,苦攻书法。上世纪60年代的崔如琢,泡遍了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荣宝斋、琉璃厂,访遍了吴镜汀、王雪涛、李可染等众多大师伯师叔。临遍了宋元明清书画史的佳作,并且临了张廷晖、袁声、袁声碑与一系列中国金石艺术史上的名碑。当然,也没有放过过庭的画语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琢抓紧时机收藏了大批明清大家的墨宝,有青绿、白阳及赵之四僧、八怪、新罗以及虚谷、赵之谦、吴昌硕连同晚近代的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直到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李苦禅这几家大师的几



李苦禅 138厘米×66厘米 2009年

百件精品。特别是他对四僧的收藏,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我曾有机会多次欣赏四僧墨宝收藏大家“无所著斋”主人的丰富藏品,我一向以为为他的四僧收藏已达一定极限,想不到如琢的四僧藏品竟出其右,世上仅见的敬亭山广教寺供奉收藏的《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现今也在如琢手上。收藏以及对藏品的零距离接触对于一个画家进入化境的作用,不是每个画家都能体会到的。如琢的天才、刻苦以及驾驭机遇的能力,给他奠定了艺术创作的丰厚功底,使之能“与时偕行”。像如琢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根据二:如琢乃当今中国画坛的全能冠军,既精于画,又擅长书,既精于艺术实践,又长于艺术理论。于画,人物、山水、花卉、禽兽、虫鱼无一不精;于书,真、草、隶、篆无不擅长。论技法,既善写意兼长工写,既能挥毫也能运指。然而,博而兼及,由博返简,是如琢大成之关键所在。最明显的例证,也是最令人感佩的是如琢既可象描绘,也擅于抽象发挥,他的抽象山水画《月夜图》、《月清》、《山之梦幻》等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影响,连李可染老夫子也被触动了。李老先生看了如琢的《山之梦幻》后对如琢说:“山不像山,其山自在,水不像水,其水自流,千山万水,画理尽在其中。”在如琢这一年龄段上的国画家中,我不知道哪位还曾得到过像李可染先生这样的大家如此这般的赞誉。 根据三:如琢是位主体意识强烈,富于创新精神而永远不满足的画家。开始画山水时,指画、葡萄、两画梅、兰、竹、菊,最后落脚到荷花。他笔下的荷花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美不胜收。中国画荷花的大手笔历来层出不穷,但像如琢这样把荷花画到如此千变万化程度的画家似乎并不多见。花鸟画遍,又向山水进军,如琢的山水情钟于雪,这也是他由博返简,“如琢如磨”的结晶之一。他笔下的雪景,最是变化多端。有的评论家论及其雪景山水,有大雪、小雪、晴雪、残雪、融雪、雪霁,最得意的归于醉雪。像这样不断创新、不断开拓的情况,在别的画家那里也是少见的。最近如琢又有一项创新,或说他的一项新尝试便是上面提到的指墨。指墨是中国画中的冷门,历来长于此道的画家不多,尤其近代,纵观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一代巨匠未见有染指于此。至若李苦禅、潘天寿、傅抱石诸家中也仅有潘公方于此。这门艺术在被冷落多年之后,独由如琢出道振兴,正体现着如琢在当今画坛上的领袖作用。



披肩江汉一堤柳 32厘米×47厘米 2008年

真回忆和查阅材料之后,觉得此说也可成立。如琢的指墨有资格向前贤二高说:“二位先生请加快速,否则晚辈可要超车了。”我查了一下手头的资料,从部字主编的六十册本《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中,找到了11幅前贤指墨(杨新主编的六十本《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国画部分未涉及指墨),其中9幅高其佩的,两幅高南阜的,这11幅指墨中只有高其佩《梧桐喜鹊》和《柳塘鹭鸶》是挂轴,其余全是册页,虽不能说不好,但在我看来,意境还是图像,不论构图还是笔墨,似乎都比不上如琢的受看。曾在故宫博物院和各地博物馆以及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古董铺里看到过一些优秀的指墨书画,特别是高凤翰的较大指书、指画,还曾看到过时人潘天寿、康生的指书、指画,留有诸多美好的印象,也听到过一些诸语很深的鉴赏家有关指墨的评论。如有人向康生欣赏指墨的要领,康说“要从筋骨上看,要注意冷、寒、峭、断四字”。在鉴赏高手的影响下,我对指墨的优美之处也有了些许体会。 近年来,崔如琢绘画创作的题材更加广泛,尤其其大写意的花鸟画和山水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十分注重传统的笔墨意趣,强调中国画的意境。他的大写意荷花,有青绿、石涛的笔意,有李苦禅、潘天寿的精神,但风格上完全有他自己的面貌。他的山水画同样借鉴了古今中外许多大家的東西,却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新颖而不失法度。 假若把指画比做一个剧团,山水是须生,偶有大嗓小生与武生路子。讲火候、穿透力,声腔“亮堂”兼“挂味”;花鸟画便是青衣(水墨)与花衫(赋彩)。如琢君长于画荷,不拘于形,不流于形,见冰霜节操。他写幽断脱苦老造型,虎虎有英雄气,志远力坚,果敢刚毅。兀立山顶尖峭,回环云海海上。他的鸡鸭容平和,与人类亲近。雄鸡伟岸,母鸡温慈,小雏稚拙,其毛茸茸,眼神好奇似幼童。 ——柯文辉(学者、诗人、文艺评论家)



山色有无两首诗 36厘米×47厘米 2008年



点点残红恋故枝 36厘米×560厘米 2009年